

迎合与疏离：数字反哺中银发群体微信使用中的自我呈现与生存焦虑

师群丽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6年4月8日；录用日期：2026年6月29日；发布日期：2026年7月7日

摘要

在数字化生存背景下，银发群体的微信使用呈现出“迎合”与“疏离”的双重变奏。基于“拟剧理论”的分析发现，老年人为缓解“被时代抛弃”的生存焦虑，在数字反哺压力下进行“表演性顺从”；而当技术壁垒与评价压力过高时，则转向“防御性退缩”以守护尊严。这种动态博弈背后，是存在性、价值性与关系性焦虑的三维建构。据此，本文提出通过尊重“数字自主权”、优化“适老性设计”及重构“代际互动文化”等路径，消解生存焦虑，构建更具人文关怀的数字包容社会。

关键词

数字反哺，银发群体，微信使用，自我呈现，生存焦虑

Catering and Alienation: Self-Presentation and Existential Anxiety in WeChat Usage among the Silver-Haired Population in Digital Feedback

Qunli Shi

Faculty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April 8, 2026; accepted: June 29, 2026; published: July 7, 2026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existence, the use of WeChat among the silver-haired population exhibits a

dual rhythm of “accommodation” and “alien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dramaturgical theory” reveals that elderly *Homo sapiens* engage in “performative compliance” under the pressure of digital reverse mentoring to alleviate the existential anxiety of “being left behind by the times.” However, when faced with high technological barriers and evaluative pressures, they resort to “defensive withdrawal” to preserve their dignity. Behind this dynamic interplay lies a three-dimensional construction of existential, valuative, and relational anxieties—*Broussonetia papyrifera*. Accordingly, this paper proposes pathways such as respecting “digital autonomy,” optimizing “age-friendly design,” and reconstructing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culture” to dissolve existential anxieties and build a more *Homo sapiens*-caring digitally inclusive society.

Keywords

Digital Feedback, Silver-Haired Population, WeChat Usage, Self-Presentation, Survival Anxie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媒介技术的迭代加速，数字化生存已从一种前瞻性预言演变为社会生活的底层架构。微信作为中国社会数字化转型的缩影，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通讯工具属性，演变为集社交、消费、政务与娱乐于一体的“基础设施”。然而，在这一技术平滑嵌入日常生活的表象之下，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与信息社会的智能化形成了剧烈的时空交叠。据新华社报道，截至 2025 年 6 月，我国 60 岁及以上“银发网民”已有 1.61 亿人，相当于每两名老年人中就有一人接入了数字生活。82.9% 的中老年网民存在各类互联网使用障碍，在 70 岁及以上群体中，这一比例高达 87.9% [1]。尽管老年群体的互联网普及率正在缓慢提升，但“数字鸿沟”并未消失，反而从早期的“接入沟”演变为更深层次的“使用沟”与“素养沟”。

微信使用的自我呈现行为属于社交媒体使用的相关研究范畴，目前国内外对社交媒体使用行为的用户研究现阶段主要集中在青年群体，而对银发群体的关注度相对较少。银发群体并不是天生抵触数字化趋势，而是没有带路人为他们开辟前往数字化方向的道路。“数字反哺”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调适机制，正在家庭场域中重塑代际权力关系，并推动银发群体艰难跨越技术门槛，不过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技术采纳的客观障碍或反哺的行为模式，往往忽视了老年人在这一过程中复杂的主观体验。事实上，在晚辈的“教学”与“规训”下，老年群体在微信等社交媒介上的自我呈现出一种撕裂的状态：他们既渴望通过数字化手段维系社会连接，又在技术逻辑与代际审视的双重压力下产生心理阻抗。这种内在的张力，构成了本文探讨的核心起点。

基于此，本文引入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将微信社交场域视为一个“舞台”，将老年人的使用行为视为一种“印象管理”。探究老年群体在数字反哺情境下的心理机制与情感结构。具体而言，本研究拟回答以下关键问题：在数字反哺的注视下，银发群体如何在微信这一“前台”进行自我呈现？他们为何会在“迎合”与“疏离”之间进行动态博弈？以及，这种持续的心理冲突如何导致了一种特定的“生存焦虑”？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剖析，本文旨在揭示数字反哺不仅是一场技能的传递，更是一场涉及身份认同、情感劳动与权力博弈的复杂社会互动。这不仅有助于丰富老龄化与媒介使用的研究视角，也为构建更具人文关怀的数字适老化环境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2. 核心概念界定

2.1. 数字反哺：技术权力下的代际文化传递

米德将人类文化分为三种类型：前喻文化，即晚辈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即晚辈和长辈学习同时发生在同辈人之间；后喻文化，即长辈向晚辈学习。社会学将这种知识文化由年轻一代传递给长辈的过程称为“反向社会化”。国内学者周晓虹最早用“文化反哺”这一概念更为生动地概括该现象，并把它定义为“它是在疾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2]。学界目前尚未对数字反哺概念达成统一认识。一些学者认为数字反哺是文化反哺的延伸，另外一些学者将其定义为子代向父辈传递知识、技能与态度的反向社会化过程[3]。在数字媒体研究中，数字反哺通常指年轻一代通过提供数字技术支持和资源，帮助老年亲属更好地理解和使用数字技术[4]。借助于一些学者提出的概念，本文将“文化反哺”在数字技术和新媒体使用上的体现归纳为“数字反哺”。

数字反哺特指在家庭亲属关系中，晚辈向长辈传授数字设备操作技能、解释网络文化规范以及引导数字行为的过程。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教学，更是一种新型代际权力关系的展演，在传统社会中，长辈往往凭借生活经验占据文化权威的高地，而数字技术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格局，导致了代际权力的倒置。在微信使用这一具体场域中，晚辈成为了“教师”和“裁判”，而长辈则被迫成为“学生”和“考生”。这种特定的权力结构，构成了老年人微信使用无法剥离的心理背景，也为其后续的“迎合”与“疏离”提供了动力机制。

2.2. 自我呈现：微信社交中的印象管理策略

现有研究发现银发群体在微信社交平台上的社交网络结构主要由家庭成员、亲朋好友以及社区熟人组成，与年轻用户产生了圈层分布上的差异。这种人际交往模式体现出该群体对于强关系社交的偏好趋向，比较倾向于通过微信同核心个体展开深入互动[5]。为了探究老年人在微信中的具体行为逻辑，本文引入欧文·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作为核心分析框架。戈夫曼认为，社会互动如同戏剧表演，他依据个人的表演区域划分出“前台”和“后台”，个人用来展现自己的特定情境称为“舞台”，个体在特定的情境下为了给他人制造特定的印象，会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6]。在数字反哺的语境下，微信不仅是通讯工具，更是一个多维度的“剧场”。老年群体的微信使用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印象管理”策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自我展示，本研究重点关注其在“数字反哺”压力下的防御性与适应性调整。

这种调整具体表现为两种相互交织的维度：“前台”的表演：老年人在朋友圈、家庭群聊等可见区域，通过精心筛选的内容来塑造一个积极、健康、紧跟潮流的理想形象；“后台”的隐匿：为了维护前台的形象，老年人往往需要隐藏那些不符合期待的笨拙、落伍或孤独的真实状态。这种表演并非单向的迎合，而是在被审视的焦虑中，试图通过控制信息流露来重塑自我形象的生存策略。

2.3. 生存焦虑：数字融入过程中的情境性心理阻抗

生存焦虑是本文解释老年人行为动机的核心心理变量。一般来说，本体安全源于人们对周边环境的熟悉和认同，以及行动的一贯性的维护，生活中的各种习惯、惯例构成个人们本体安全的基础。社会快速变迁，生活环境和行动方式同自身的思维和习惯、惯例之间的明显反差，可能导致个体生存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7]。老人的观念和习惯根深蒂固，适应能力衰退，更容易对快速变迁的生活节奏和方式感到生存焦虑。这里的“生存”并非指生物学意义上的存活，而是指社会关系中的“存在感”与“价值感”。本文中的“生存焦虑”，也并非临床心理学意义上的焦虑症，而是一种情境性的心理阻抗状态。它特指老年群体在数字反哺的具体互动过程中，因面临以下三重困境而即时产生的一种复杂情绪体验：

技术操作的不确定性：面对复杂的界面更新和操作逻辑，深感“学不会”的无力；文化符号的误读风险：担心因转发谣言或使用不当表情包而被晚辈嘲笑，面临“丢脸”的风险；代际权力关系的倒置：在被晚辈“教导”的过程中，丧失了传统长辈的尊严与掌控感。

这种焦虑并非静态的人格特质，而是随着具体的“教学”场景、“表演”成败以及互动对象的变化而动态起伏。它是理解老年人为何在微信使用中表现出“想用又怕用”、“既迎合又疏离”矛盾心态的关键心理机制。

3. 迎合的逻辑：数字融入中的“表演性”顺从

动机、意向是影响用户参与自我呈现的内因，满足想象动机正是银发群体在社交媒体平台完成自我呈现表达的主导动机，直接影响呈现行为的发生。具体而言，银发群体在微信上自我呈现的主导动机主要表现有魅力呈现、博取关注、理想化呈现、身份认同、印象管理[8]。在数字反哺构建的代际互动场域中，微信演变为一个充满张力的社会剧场。对于老年群体而言，融入数字世界的过程并非坦途，而是一场需要精心算计的“表演”。在“被审视”的压力中寻求魅力呈现、关注度、理想化呈现、身份认同、印象管理，以此来活动身份认同与情感慰藉。本章将聚焦于这种“迎合的逻辑”，揭示老年群体如何在数字反哺的规训下，将自我呈现转化为一种带有目的性的“表演性”顺从。

3.1. 技术操作的迎合：努力成为“合格”的数字公民

在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中，掌握舞台的道具是表演的前提。对于银发群体而言，智能手机和微信功能就是他们必须掌握的“道具”。技术操作的迎合，是老年群体为了跨越“接入沟”和“使用沟”，在数字社会中获取“入场券”的基础性表演。

这种迎合往往始于一种“被动的主动性”。为了不被家庭群聊排斥，为了不因无法扫码支付而成为子女的负担，老年人不得不克服生理机能退化与学习能力下降的客观障碍，向晚辈低头求教。这种学习过程，如学习使用小程序、绑定银行卡、操作复杂的验证流程，本质上是一场“去技能化”后的再技能化过程。他们努力将自己重塑为符合数字时代期待的“合格”公民，试图通过掌握这些技术符号，打破社会对“老糊涂”、“落伍”的刻板印象。这种表演性的技术掌握，虽然可能伴随着对深层逻辑的不理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足以让他们在表面上维持一种“与时俱进”的积极形象，从而在心理上获得暂时的安全感。

3.2. 内容发布的迎合：积极老龄化的“展演”

如果说技术操作是后台的准备，那么内容发布则是前台的核心展演。在微信朋友圈这一“前台”区域，银发群体的内容生产往往带有鲜明的“迎合”色彩，其目的在于通过符号的堆砌，构建一个符合主流价值观及熟人圈层，尤其是子女晚辈期待的“理想自我”。

这种“展演”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首先是价值观的顺从。老年人倾向于高频转发养生知识、爱国言论、家庭和睦等内容。这种正能量表演既是对社会主流积极老龄化话语的响应，也是一种安全的社交策略——通过展示符合晚辈政治正确和健康期待的形象，来换取点赞与认可。其次是苦难的隐匿。在报喜不报忧的心理驱动下，他们刻意剪裁生活的真实图景，将病痛、孤独与无助过滤在镜头之外，精心修饰出独立、健康、充实的虚假前台。这种内容发布的迎合，本质上是一种情感劳动：他们通过塑造一个不需要担心的假象，来减轻子女的心理负担，维系家庭关系的和谐，同时也借此确认自己在家庭结构中的价值。

3.3. 互动行为的迎合：代际权力的让渡

在微信的互动场域中，迎合逻辑进一步演变为一种代际权力的让渡仪式。为了维系与数字原住民子女的情感连接，老年人在互动行为中往往采取一种向下兼容的策略，通过主动放弃话语权来换取关系的存续。

这种让渡表现为一种高频的、甚至带有讨好性质的互动模式。在家庭群聊中，他们往往是“点赞狂魔”和“响应者”，无论子女分享什么内容，都会第一时间给予正向反馈。这种互动并非基于内容的共鸣，而是一种确认存在感的仪式——通过不断的互动，他们试图向子女证明：“我还在关注你们”、“我没有被落下”。同时，在观点冲突或技术指导时，老年人往往选择无条件的顺从。即便面对子女带有情绪化的“教学”或对观点的否定，他们也倾向于压抑真实的不满，接受晚辈的“规训”。这种互动行为的迎合，是老年人在数字反哺情境下，为了缓解被边缘化的焦虑，而主动交出传统长辈权威，换取“被看见”和“被接纳”的生存策略。

4. 疏离的困境：数字生存下的“防御性”退缩

如果说“迎合”是银发群体为了融入数字洪流而进行的艰难泅渡，那么“疏离”则是他们在呛水后本能的求生式后撤。在数字反哺的高压剧场中，并非所有的“表演”都能顺利进行。当技术的复杂性超越了学习的极限，当印象管理的成本过高，或者当被审视的压力过大时，老年人往往会启动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这种防御性退缩并非简单的技术排斥，而是一种理性的自我保护策略——通过主动放弃部分数字权利、收缩社交半径或回归线下生活，来规避因表演失败而带来的羞耻感与生存焦虑。这种疏离，是他们在无力掌控的数字舞台上，试图夺回生活掌控感的最后努力。

4.1. 技术恐惧引发的功能性疏离

在微信的技术前台背后，存在着一个对老年人而言晦涩难懂的算法后台。这种技术黑箱引发了深层的功能性疏离。老年人对媒介信息的辨别能力受传统观念影响，缺乏对互联网、新媒介信息的辨识力^[9]。面对频繁的界面更新、复杂的验证流程(如人脸识别、图形验证码)以及层出不穷的“一不小心就会中招”的诱导链接，老年人产生了强烈的操作焦虑与安全恐慌。

这种恐惧导致了两种典型的防御行为：一是“够用就好”的极简主义。为了避免操作失误，老年人倾向于将微信功能压缩至最低限度，仅保留语音通话和基础聊天，主动关闭或放弃朋友圈、视频号、小程序等高风险功能，甚至会因为害怕误触扣费而关闭移动支付。二是彻底的回避。在面对无法理解的技术逻辑(如群收款、接龙、文件传输)时，他们选择直接忽略或请求子女代劳，甚至通过物理隔离来切断风险源。这种因恐惧而产生的功能性疏离，本质上是老年人为了规避因无知而犯错的风险，而主动构建的一道数字防火墙。

4.2. 评价压力引发的社交性疏离

微信的社交场域充满了隐形的“文化审判”。在数字反哺的语境下，晚辈往往扮演着“文化裁判”的角色。这种评价压力，使得老年人在社交互动中极易产生羞耻感，进而引发社交性疏离。

这种疏离表现为一种沉默的螺旋。当老年人发布的养生文章被子女斥为谣言，当他们精心挑选的土味照片被晚辈调侃审美落后，或者当他们跟不上群聊中年轻人的“梗”和话题时，一种不受欢迎的信号便被接收。为了防御这种因文化资本匮乏带来的羞辱，老年人开始进行自我审查：他们将朋友圈设置为三天可见，或者干脆停止更新，从“前台”的表演者退居为“后台”的旁观者；在群聊中，他们选择“潜水”或“失语”，不再轻易发表观点。这种防御性沉默是一种典型的自我保护——通过主动退出话语竞

争，来避免因说错话而引发的代际冲突，从而在社交网络中保有一份体面的尊严。

4.3. 情感落差引发的心理性疏离

当技术的冰冷与社交的隔阂叠加，老年人最终会体验到一种深层的情感落差，从而导致心理性疏离。他们逐渐意识到，线上的热闹无法填补现实的孤独，数字化的连接往往流于形式而缺乏深度。

这种心理性疏离体现为两种状态：首先是“数字空巢”效应。老年人发现，尽管微信让他们时刻与子女“在线”，但这种连接往往是单向的(子女只发指令不谈心)或浅层的(仅限于点赞)。这种由于连接而产生的更深的孤独，让他们感到失望。其次是断连的回归。为了填补这种情感空洞，部分老年人开始主动切断数字连接，回归线下的真实社交，或者彻底接受独处。这种回归并非对技术的否定，而是对虚假连接的拒绝——他们通过物理上的断连，来换取心理上的真实慰藉，试图在数字化浪潮之外，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不被打扰的情感净土。

5. 机制生成：数字反哺中生存焦虑的三维建构

在数字反哺的特定情境下，银发群体在微信使用中表现出的“迎合”与“疏离”，并非两种孤立的行为选择，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共同指向了一个深层的心理根源——生存焦虑。这种焦虑并非无端产生，而是由数字技术逻辑与传统家庭伦理在微观互动场域中激烈碰撞所共同建构的。

生存焦虑构成了老年人数字生活的底色，它像一只无形的手，操控着他们在“前台”进行小心翼翼的印象管理(迎合)，又驱使他们在“后台”进行自我保护的防御性退缩(疏离)。具体而言，这种焦虑在技术与代际的双重挤压下，呈现出三个维度的结构性特征：对存在消逝的恐惧、对价值丧失的恐慌以及对关系脆弱的担忧。

5.1. 存在性焦虑：对“被遗忘”的恐惧

在微信算法主导的信息流中，老年人面临着严峻的“可见性危机”。数字时代的“被看见”意味着被关注、被点赞、被评论，这是一种确认自我存在的数字化仪式。然而，由于技术操作的生疏和话语体系的隔阂，老年人往往处于信息流的边缘。

这种“看不见”的状态引发了深层的存在性焦虑。为了对抗这种“被遗忘”的恐惧，老年人不得不进行“迎合式”的表演——他们努力学习使用表情包、转发热门文章，试图通过制造“噪音”来强行插入对话，以换取片刻的“被看见”。反之，当这种努力得不到反馈(无人点赞、无人回应)时，他们又会陷入绝望的“疏离”，选择彻底关闭朋友圈或退出群聊。这种“忽近忽远”的摇摆，实际是对自我存在感消逝的恐慌性挣扎：他们既害怕在数字洪流中彻底消失，又无力维持持续的曝光。

5.2. 价值性焦虑：自我效能感的丧失

数字反哺的过程，本质上是一场家庭内部的“权力让渡”。在传统农业社会，长辈凭借经验占据权威；而在数字时代，晚辈凭借技术掌握了话语权。这种“文化反哺”带来的“权力倒置”，极大地冲击了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

在微信使用中，这种价值性焦虑表现得尤为明显。当老年人在视频通话中手忙脚乱，需要向孙辈请教如何扫码时，他们深刻地体验到了一种“老而无用”的挫败感。为了缓解这种焦虑，他们通过“迎合”来重塑价值——通过发布养生知识试图扮演信息提供者，或通过抢红包、发红包来扮演资源给予者，试图在数字家庭中重新确立长辈的尊严。然而，这种重塑往往是脆弱的。一旦出现操作失误，这种脆弱的价值感便会瞬间崩塌，引发强烈的羞耻与自我怀疑，进而导致“疏离”——为了避免暴露自己的“无能”，他们选择不再参与，以此来维护仅存的自尊。

5.3. 关系性焦虑：代际连接的脆弱性

微信作为连接代际的纽带，呈现出一种吊诡的“连接悖论”：它既让两代人前所未有地紧密相连，又让这种连接变得异常脆弱和功利。对于老年人而言，微信是维系亲情的通道，但却放大了他们的关系性焦虑。

他们时刻担心这条纽带的断裂。这种焦虑驱使他们进行极致的“迎合”：在家庭群中无底线地顺从、对子女的指令秒回、刻意压抑自己的真实需求以避免打扰子女。这种小心翼翼的维护，实际上是一种基于恐惧的讨好。然而，当线上的热闹无法填补线下的孤独，当数字互动无法替代真实的陪伴时，老年人会陷入一种“连接即孤独”的困境。这种困境催生了“疏离”的心理动因——既然无法通过数字手段获得真正的情感慰藉，不如回归线下，或者干脆切断这种虚假的连接，以逃避那种明明在线却无人理睬的深层孤独。

6. 结语

本文以“数字反哺”为切入点，深入探究了银发群体在微信使用场域中的自我呈现策略与心理机制。研究发现，老年人的数字化生存并非一条坦途，而是在“迎合”与“疏离”之间进行的艰难平衡。这种平衡的背后，是技术逻辑与代际权力交织而成的“生存焦虑”。为了缓解这一焦虑，他们或进行“表演性”的顺从，努力扮演“合格”的数字公民；或进行“防御性”的退缩，以守护仅存的尊严。这一过程揭示了数字反哺不仅是技能的传递，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互动。基于此，为了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数字社会，本文提出以下反思与建议。

首先，社会与家庭应当重新审视“数字反哺”的边界，尊重老年人的数字自主权。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老年人因害怕被时代抛弃而被迫迎合，这种迎合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心理成本。技术的普及不应是强制性的一刀切。我们应当承认并接纳“数字鸿沟”的客观存在，允许老年人根据自己的节奏和意愿选择是否使用、如何使用数字技术。家庭成员应摒弃“规训”心态，在反哺过程中给予长辈更多的情感支持而非技术评判，让老年人拥有在数字世界中不表演、不迎合的自由，从而消解其深层的存在性焦虑。

其次，技术平台方应承担起社会责任，从“适老化”视角优化产品设计，降低老年人的“功能性焦虑”。当前的微信界面与操作逻辑多基于“数字原住民”的认知习惯，对老年人构成了隐形的技术壁垒。未来的优化方向应超越简单的放大字体，转向认知层面的友好设计。例如，简化操作路径，减少层级嵌套；建立更清晰的反馈机制，消除操作的不确定性；提供更具包容性的交互方式。通过技术的软着陆，让老年人能够更从容地跨越技术门槛，减少因怕学不会或怕按错而产生的防御性退缩，使其在数字世界中获得真正的掌控感。

最后，构建数字时代的和谐代际关系，核心在于重构一种基于平等与理解的代际互动文化。本文的研究表明，老年人在微信中的“迎合”与“疏离”，很大程度上源于代际权力倒置带来的价值性焦虑与关系性焦虑。因此，我们需要打破“晚辈教长辈”的单向反哺模式，倡导一种“双向互哺”的新型关系。一方面，鼓励老年人在非技术领域(如生活经验、传统文化)向晚辈输出价值，重建代际话语权；另一方面，家庭沟通应从“功能型”转向“情感型”，减少指令性、任务性的数字互动，增加情感表达与陪伴。唯有在心理上重建平等的对话地位，才能从根本上消解老年人在数字融入过程中的生存焦虑，让技术真正成为连接亲情的桥梁，而非阻隔心灵的高墙。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L]. <https://www.cnnic.net.cn/n4/2025/0721/c326-11327.html>, 2026-02-05.

- [2] 周晓虹. 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J]. 青年研究, 1988(11): 22-26.
- [3] 李强, 孟如. 数字反哺驱动农村老年人智慧居家养老参与的内在机理与微观证据[J]. 电子政务, 2024(3): 105-116.
- [4] 李彪. 数字反哺与群体压力: 老年群体微信朋友圈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研究[J]. 国际新闻界, 2020, 42(3): 32-48.
- [5] 杨溪. 后喻时代老年群体智能电视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研究[J]. 声屏世界, 2023(7): 111-113, 122.
- [6] 欧文·戈夫曼.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 冯钢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20-121.
- [7]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Polity Press.
- [8] 向承才. 基于微信使用的银发群体数字化社交呈现动机研究[J]. 北京文化创意, 2023(6): 10-19.
- [9] 王泽琛, 王宏昌. 数字化信息传播视域下老年群体的生存困境研究[J]. 视听, 2026(5): 124-128.